



雪墨

著

梦断虎头

哈尔滨出版社

梦断虎头

雪 墨 著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断虎头/雪墨著.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0.8

(黑龙江乡土长篇小说系列/张向凌主编)

ISBN 7-80639-390-0

I. 梦… II. 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8322 号

梦 断 虎 头

Mengduan Hutou

作者/雪 墨

责编/陈春林 李 战

封面/马 跃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印刷/哈尔滨地图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哈尔滨出版社(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6.625

字数/330 千字

版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100 册

书号/ISBN 7-80639-390-0/I·126

定价/全套 238.00 元(本册 26.00 元)

作者简介

王洪彬，笔名雪墨，吉林省扶余县人，1935年农历3月2日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中国世界民族文化交流促进会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黑龙江省作家协会老干部创作委员会会长，哈尔滨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哈尔滨市政府专家咨询顾问委员会委员。

1955年8月参加工作，先后在沈阳第二航空工业学校、哈尔滨国营滨江电器厂工作。曾任《学理论》杂志总编辑，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哈尔滨市文化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等职。

主要作品有《知识风云》，电视连续剧《荒原城堡731》（合作），话剧《魂归何处》，散文集《域外风情》（合作）、《美利坚纪行》、《俄罗斯掠影》、《大洋彼岸》，歌剧《安重根》、《爱之河》，长篇历史小说《哈尔滨保卫战》、《大雪谷》，诗集《朝日鲜明》、《闲庐集》等多种体裁的著作。

他的作品洋溢着爱国激情，充满了责任感和使命感，受到国内外评论界的高度评价。其歌剧《安重根》，话剧《魂归何处》曾分别被韩国和日本著名剧团搬上舞台，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大雪谷》被韩国高丽出版社翻译出版。他领衔创作的电视剧《荒原城堡731》在国外广泛发行。

作者手迹

晨曦从波隆卡山的背石透出来，给东方的天空抹上一条灰白的亮带。这亮带悄然扩展，渐渐幻化成橘红色，使蜿蜒的山脊燃烧起来。于是紫烟缭绕，大气骚动，云霞奔突，一轮火红的太阳庄严升起。

旭日东悬，空宇瑰丽，金辉尽洒，平静如练的乌苏里江泛着耀眼的光波，无边无际的大沼泽地荡漾着碧绿的涟漪，一个平常而又难忘的早晨来到了虎头。

8月27日，50年前的今天，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虎头要塞这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降下了帷幕，宣告了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的终结。

不过，今天在这里既没举行模拟诺曼

序

《梦断虎头》是一部取材于真实事件的历史题材小说。它所描写的那场鲜为人知的惨烈决战，就是发生在 50 多年前那场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战役。

虎头位于虎林市境内，地处完达山脉南麓，乌苏里江畔，与俄罗斯（前苏联）仅一江之隔，是在中国土地上唯一能直接望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地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就于 1934 年起，强迫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在虎头秘密修筑要塞，目的是为对苏联远东地区发动突然袭击，以实现其吞并远东、称霸亚太地区的梦想。到 1939 年要塞主体工程落成，日本侵略军在虎头的十几座山中构筑了纵横交错，蜿蜒几十公里的地下永久工事，地上地下的配合构成了完整的立体作战体系，而其后续配套工程及设施充实则一直持续到 1945 年。其工程之复杂，耗资之巨大，设施之完备，

用心之良苦，着实令人震惊。当时的日本军方曾得意地称其为“东方马奇诺”。

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强渡乌苏里江，包围了虎头要塞，经过十几天的激战，这个往日为实现其侵略野心而建造的庞大军事要塞，成了日本法西斯自掘的坟墓。

《梦断虎头》真实地再现了50年前那场血雨腥风、惊心动魄的决战场景，将鲜为人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战役生动形象地告之世界，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填补了反法西斯战争史的一页空白。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和充满深情的笔触，通过客观地剖析再现了虎头要塞决战，热情讴歌了英勇奋战、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广大苏、中官兵及爱国群众；描写了数以万计中国劳工的苦难遭遇和悲惨结局。同时，对于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及顽抗者的凶残，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对于被拉来当炮灰的日军普通士兵及避难的开拓民的凄惨命运，给予了真实的写照。可以说，《梦断虎头》既是一篇深情讴歌和悲悼死难烈士及劳工的祭文，也是一篇挾伐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暴行的檄文，更是一部揭示历史，昭示后人的好教材。尤其是作者在创作中做到了既爱憎分明，又客观冷静，并力图从人物的思

想行为中解析他们的命运，透视他们的内心世界，因而使作品可读性更强，感人至深。

雪墨同志文学功底深厚，尤其善于驾驭重大历史题材，并勇于涉猎敏感的国际性内容，把局部发生的重大事件融进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去写。因此，评论家称雪墨同志的创作有一个特定的开拓带——《哈尔滨保卫战》、《大雪谷》、《荒原城堡 731》、《魂归何处》、《安重根》等，构成了他反对侵略战争，伸张人类正义的国际性历史题材的系列作品。《梦断虎头》则是这个系列的拓展和延伸。他的作品无论采用何种形式，总是与特定时代的生活息息相关。他写的是文学作品，却有着深刻的理性思考；他写的是战争故事，却将当时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作为战争性质、起因、结局的条件加以论述；他写的是历史，却不是一般的历史再现，而是为了今天人们的反思和借鉴；他写的是重大事件，而告诉读者的却是事件中人的命运，人的情感，人的精神和人的生活；他的作品字里行间饱含着爱国激情，弘扬着人类正义，却不落概念化的俗套，始终抒发着独立的自我见解。

雪墨同志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肃的。为了写《梦断虎头》，他多次来虎头地区和要塞遗址实地考

察，找了许多人访问谈话，查阅了大量中外资料。在创作过程中，墙上挂着当年决战的军事地图，并请人做了虎头要塞的地理及军事工程沙盘，标出了每座重要建筑物、每个阵地、每个哨所、每条战壕的位置……正是由于他有这种严肃认真的精神，才使《梦断虎头》成为一部真实可信的作品。我想，在历史学家尚未撰就这段历史时，读者完全可以把《梦断虎头》当作历史演义来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战争的硝烟已远离我们，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两大主题的今天，经常重温历史，从中汲取教训，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一个不忘却历史，尤其是不忘却曾经被侵略、被奴役历史的民族，才会更加珍惜今天，自觉地去创造美好的未来。同时，也有必要让那些总想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战争狂人们发热的头脑降降温，不要重蹈覆辙。从这个意义上讲，《梦断虎头》不失为一部反对侵略战争，热爱世界和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虎林市市长 鲍学斌

2000年8月15日于虎林

主 要 人 物 表

波 特 林:苏军师长

莫洛卓娃:苏军师政治委员

普洛钦柯:苏军师参谋长

鲍 利 斯:苏军营长

娜 佳:苏军飞行员

伯林斯基:建筑师、苏军战士

尤 里:苏军侦察员

斯 捷 潘:苏军战士

列 莎:苏军随军记者

常 金 钟:苏军先遣队队长

朱 老 道:虎头关帝庙道士

大 金 枝:中国妇女

大 木 正:日军虎头要塞代理司令官

松尾靖明:日军虎头要塞参谋长

中 野 利:日军虎头要塞司令官的副官

西 胁 武:日军虎头要塞司令官

毛 力 萨:日本虎头港务局长

津久英信:虎头要塞设计师

热 海:日军二等兵

天云一郎:日军补充兵

布施高志:日军补充兵

公元 1995 年 8 月 27 日，晨曦早早就从波隆卡山背后透出来，给蜿蜒的山脊衬上青灰色的天幕。

这晨曦起初仅是一条乳白色的亮带，渐渐地有些透明，当亮意显示充分时，演化成迷茫的淡雾，悄然稳定在东方的低空中。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淡黄的雾霭中喷出条条火舌，于是波隆卡山峰燃烧起来；紧接着大气骚动，紫烟缭绕，云蒸霞蔚。

高贵的朝阳终于做好了升空的准备，忽然以一个强有力的动作跃上了山头。那气氛之庄严，景象之雄伟，色彩之瑰丽，令人惊心动魄。

东方的流云受了太阳的灼热，带着斑斓的火色激动不已。它们沸沸腾腾，奔突浮沉，急速地向幽空扩展，把光华布满了天际。晴空如洗，旭日东悬，金辉尽洒，平静如练的乌苏里江泛着耀目的光波，多彩多姿的大沼泽地荡漾着碧绿的涟漪，一个平常而又难忘的虎头的早晨来临了。

8 月 27 日，50 年前的今天，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虎头要塞这个鲜为人知的地方最后降下了帷幕，宣告

了人类历史上一场空前浩劫的终止。

可是，今天在这里没有举行模拟诺曼底登陆式的表演，也没有红场式的胜利阅兵，当然更没有战胜国的要员光临，连善于搜寻历史事件作为时事报道由头的新闻媒介也将它忽略了。是当代人善于忘却呢？还是有意回避那天崩地裂、血肉横飞的终结战呢？10万死难劳工的尸骨，数千捐躯的中苏将士的英灵，多么希望在今天有人能够想起他们哪！

上午10时，在50年前虎头要塞日本关东军满洲第15国境守备队最后的顽抗者被歼灭，苏军确认战役结束，各山峰上插满红旗，参战的将士鸣枪高呼“乌拉”的地方——如今的虎东山上高耸的苏军解放纪念塔前，肃立着十几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和一群手持鲜花的孩子。他们是曾经参加过虎头要塞战役，浴血奋战的原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第35集团军退役官兵的代表；那些孩子是在此战役中英勇牺牲的苏军官兵后裔的代表。

这些老人虽然已年逾古稀，但是他们依然精神焕发，器宇轩昂。尤其是此时他们都穿上了当年的军装，胸前佩戴着绶带和金光闪闪的勋章，更显得威武庄重，刚毅坚强。

当古老的军用怀表的时针指向10点时，一位当年军衔最高的老人从肃立的队列中向前庄严地跨出一步，两位年纪相对轻些的老人，抬着一个用金属制成的饰有原苏联国徽的花圈，迈着红场检阅式的步伐走向白色纪念塔，将花圈置放在那里，敬了军礼后回到队列中来。当他们入列之后，孩子们也学着老人的样子，将束束鲜花敬献在纪念塔前。

献花的仪式后，老人们脱下军帽用左臂托在胸前，孩子们立正，低头对着纪念塔默哀。哀毕，老人们领着孩子们高声诵读碑文：“光荣属于苏联大元帅约·维·斯大林。苏联第1远东方面军部队，在坚固构筑的虎头要塞地带，消灭了日本侵略者。解放虎头纪念。1945年8月。”

老人和孩子们诵读过纪念碑文再次面对着纪念塔敬礼后，默默地离开了。

这时从猛虎山当年日军守备队主阵地的废墟上飘出袅袅香烟——那是日本虎头会访问团的几十名成员正在焚香追悼当年日军战死者的亡灵。他们头上扎着有虎头会标志的白色缎带，身着和服，直挺挺地跪在地上，口里念着悼词。在他们的面前除了摆放着从日本特意带来的祭品外，还摆放着从地下要塞残洞找到的千疮百孔的日军钢盔，断裂的战刀和锈蚀的望远镜……他们的这种活动既像是超度仪式又像是顶礼膜拜。他们口中的悼词一会儿慷慨激昂，一会儿低沉阴郁。他们耐久执著，一直跪到粗粗的一炷香燃尽方才起身，深深地三鞠躬后，将钢盔、断刀、残镜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精制的木箱；又将祭品撒到要塞地下通道的各个角落，拍了许多照片，方乘车离去。

当日本人乘坐的汽车在往日残留下来的秘密军用盘山道上沙沙作响行驶时，从猛虎谷那边传来了时断时续的哭泣声。这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它苍老而凄凉，悲痛且哀伤，呜呜咽咽听了让人心酸。

果然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她正跪在猛虎谷的深

处，一张一张地焚烧纸钱。她弯腰驼背、满脸皱纹、老眼昏花，涕泪纵横。她一手向火中放着纸钱，一手拿着干枝拨弄着火堆，促使那些纸钱全然烧化。这虽是山谷的底部，也还有些微风，随风飘起的片状纸灰，回落到她干燥的白发和瘦削的肩头上，渐渐堆积起来。对此她仿佛不知不觉，依然故我地焚烧不止。

老人家只是哭泣，并没有悼词。她也许是为惨死在日军屠刀下的父兄焚化纸钱，也许是对修完要塞工事被残酷杀害的10万中国劳工的悼念。从中午到黄昏她始终这样一张一张地烧着，没人去过问她，也没人去安慰她，孤苦伶仃，独处深谷。没有马车送她，更没有汽车接她，她的仪式与纪念塔前的追悼、要塞阵地的祭祀无法相比。

夕阳西下，山林幽暗，她的身影笼罩在暮色茫茫的雾气之中，她的呜咽抽泣声也湮没在唧唧的虫鸣里，只有焚化纸钱的余火，在山谷中明明暗暗。

入夜，虎头宾馆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商贸洽谈会东道主在这里举行盛大酒会。来自中国各地和日本、韩国、俄罗斯以及东欧诸国的贸易代表团、参观访问团人士数百人交杯换盏，谈笑风生，庆祝刚刚签订的各种各样的合同、协议。当酒会主持人兴高采烈地宣布近似天文数字的洽谈会总成交额时，大厅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喝得红光满面、热气腾腾的中外人士，离开自己的座位，各找各的伙伴反复地相互敬酒。显然他们对各自取得的成果都十分满意。

日本人酒后的无忌不亚于任何豪徒，其他桌子的宾客还在交谈时，他们已兴奋得按捺不住了，唱起《拉网小调》来。有人唱就有人击掌助兴，吵吵嚷嚷，手舞足蹈，喧闹不已。相比之下，俄罗斯老人和孩子就座的那个角落就安静多了——他们虽然不是来谈商贸的，也被请来盛情款待了。

孩子们不喝酒，匆匆吃过饭菜后都跑到花园玩去了，老战士们想一边饮着酒一边回味着往事，可是气氛不对，也就谈不起来。他们中最年长的波特林首先站起来，默默地离开宴会厅到外面去了。

波特林从宴会厅走出来，不由自主地来到宾馆院边坐落在虎头台悬崖上的凉亭。他想在此坐一会儿吸支烟，让清凉湿润的江风吹掉心中不可名状的伤感。谁知从宴会厅里飘出来的《拉网小调》的余音不依不饶地在他的耳边缠绕。他有些不耐烦了，狠狠地捻灭了烟头，顺着石阶走下虎头崖，直奔码头。

春、夏、秋三季乌苏里江不结冰时，从上游下游来往的船只必定在这停靠。这里作为码头有多长的历史了，无从查考，也许这一带有了独木舟或桦树皮船时，这片江岸就起码头作用了。

这里正处于虎头台悬崖之下，从东南方向流过来的伊曼河及从西北方向流过来的黄泥河在此汇入乌苏里江，形成了巨大的回流，把西侧的沿边冲刷得很深，造就一个天然良港。此港周围的形势十分险要，它既有广阔的岸边腹地，又

处于以虎头台为制高点的丘陵断崖之下。在军事家的眼里，它真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在整个乌苏里江沿岸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让军事家看中的要地了。如果在虎头崖上布上炮兵阵地，可以同时封锁一江两河，截断水上交通。崖下的港口受着火力的掩护，是绝对安全的。从伊曼河口或乌苏里江上下游来的江上舰艇想要抢占夺取这个码头是相当困难的。

波特林下意识地抚摸着竖立在码头岸边的界碑。这界碑的一面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一面注明苏联。它本来应当竖于乌苏里江的主航道上，但是江流中无法置放，按照国际惯例，以河流为界的国界线，双方各在自己一侧的岸上竖碑，以示江河中的界线。

乌苏里江水势正旺，平静的江水铺向四方，显得十分辽阔，对岸丘陵的角崖和灌木丛看上去相当遥远，在朦胧的月光下影影绰绰，神秘神秘。

波特林眺望一下拉佐丘陵和伊曼河口，又回首仰望虎头台悬崖上的中式凉亭，然后他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地移到悬崖边丘陵半坡上的关帝庙。这关帝庙规模不大，但十分古老，端坐在大殿正中的关老爷被视为虎头和乌苏里江的守护神。此时，这关帝庙已关上了山门，只有无数萤火虫在它的院落里飞来飞去，编织着流星动火，给关老爷夜读照明。

看到这里，波特林若有所思。他感到从拉佐丘陵那面吹过来的晚风夹着浓重的潮气。他又向那里望望，月光已经消逝，低垂的雨云布满了伊曼地区的上空，转瞬之间雷雨大作……